

〔中〕 虚渊玄 著

刘正仑 译

Fate

5
命运零点

非外管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日〕 虚渊玄 著

刘正仑 译

Fate

5

命运零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7-1166

《Fate/Zero(5) 闇の胎動》

© Gen Urobuchi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EIKAI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SEIKAISHA Co., LTD.

through KODANSHA LTD., Tokyo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命运零点. 5 / (日) 虚渊玄著; 刘正仑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3402-1

I. ①命… II. ①虚…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3762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李 殷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10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5.875
版 次 2018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402-1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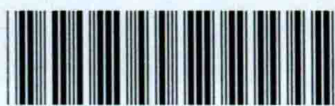
〔II〕 虚渊玄 著

刘正仑译

Fate

5

命运零点



GD 02387181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7-1166

《Fate/Zero(5) 闇の胎動》

© Gen Urobuchi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EIKAI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SEIKAISHA Co., LTD.

through KODANSHA LTD., Tokyo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零点. 5 / (日) 虚渊玄著; 刘正仑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3402-1

I. ①命… II. ①虚…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3762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李 殷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10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5.875
版 次 2018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402-1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Fate/Zero

In the battleground, there is no place for hope. What lies there is just cold despair
and a sin called victory, built on the pain of the defeated.

The world as is, the human nature as always, it is impossible to eliminate the battles. In the end,
killing is necessary evil—and if so, it is best to end them in the best efficiency and at the least cost,
least time. Call it not foul nor nasty. Justice cannot save the world. It is useless.



卫宫切嗣

艾因兹柏恩家雇佣的“魔术师杀手”

言峰绮礼

猎杀异端的圣堂教会代行者

远坂时臣

以到达“根源”为毕生夙愿的魔术师名门远坂家的现任家主

间桐雁夜

放弃家主继承权而逃离间桐家的男人

爱莉斯菲尔·冯·艾因兹柏恩 (Irisviel von Einzbern)

艾因兹柏恩家炼制的人造人，卫宫切嗣的发妻

伊莉雅斯菲尔·冯·艾因兹柏恩 (Illyasviel von Einzbern)

卫宫切嗣与爱莉斯菲尔的女儿

韦伯·菲尔维特 (Waver Velvet)

隶属于“时钟塔”的实习魔术师，为夺取导师的圣遗物挑战圣杯战争

Saber

骑士王。真实身份是亚瑟·潘德拉贡 (Arthur Pendragon)

Archer

英雄王。人类史上最古老的英灵吉尔伽美什 (Gilgamesh) 在现实世界降临的形体

Rider

征服王。在古代世界独霸一方，古代马其顿王国的伊斯坎达尔王 (Iskandar)，期望能亲眼看到“世界尽头之海” (Okeanos)

Berserker

“狂暴化”的神秘英灵



Interlude

56



ACT.13

86



ACT.14

124







间桐雁夜身处在漆黑的梦境当中。

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到。

只有肌肤感觉到密度极高的黑暗所形成的重量。

这里是哪里——就在他这么问时，他突然察觉——

这儿哪里都不是，而是某人的内部。

所以间桐雁夜对着黑暗问道——你是谁。

沉重无比的黑暗压力发出隆隆闷响，如同风啸低吼，裂地沉鸣。

我乃是——

为人厌憎者——

为人嘲讽者——

为人轻蔑者——

黑暗中有一道特别浓密厚重的涡状黑影蠢动着化成人型。

隐设在黑暗中的铠甲与面罩，还有一对比黑暗更让人感到恐惧的，发出炯炯精光的眼眸。

Berserker——这是间桐雁夜心中诅咒的具体形象。不，这是他的憎恨由时空彼端召唤来的从灵。

吾名不值赞歌之传颂——
吾身不值众人之景仰——
我乃是英灵光辉所诞生的影子——
光荣传说背后衍生的黑暗——

充满仇怨的悲声仿佛是地底下窜出的瘴气，从四面八方笼罩雁夜。

这恐怖的光景让雁夜忍不住想要移开视线，突然有一只冰冷的钢铁笼手向他伸过来，紧紧抓住雁夜的衣领。

雁夜瘦弱无力的身躯就这样被吊上半空中，固定在 Berserker 的眼前——只能直视那双疯狂眼神的位置。

因此——
我憎恨一切——
我怨怼一切——
我以所有沉没于黑暗之人的哀号为食，诅咒那些光辉灿烂的人——
.....

雁夜发出痛苦呻吟，抵抗那只狠狠紧扣自己喉头的笼手。在他的视线当中，又有不同的光景朦朦胧胧地出现。

一柄闪耀的光之剑，还有一名握着剑柄的俊美年轻战士。
雁夜见过那个人，她就是艾因兹柏恩家率领的剑士从灵——

那名贵人就是我的耻辱——
因其荣耀永垂不朽，我也永远受人蔑视——

黑衣骑士的头盔碎裂。

露出的面容还是被抹成一团漆黑，但是雁夜可以清楚看见在那双燃烧如烈火般的眼眸之下露出一口因为饥饿而打颤的乱齿。

你就是祭品——

Berserker 冷酷地说完后，用一股雁夜无法抗拒的强悍力道把他抱过来，一嘴尖锐的利牙咬破雁夜的颈动脉。

雁夜痛得大声哀号。

但是疯狂的黑骑士丝毫不理会雁夜凄厉的惨叫声，啜饮雁夜咽喉溢出的血沫，咕噜咕噜地吞咽下肚。

来吧，再多给我一些——

你的生命、你的血肉——

为了驱动我的憎恨——！

不要……

放过我……

救救我！

就算雁夜用尽所有话语告饶求救，但是在这片黑暗中怎么可能会有救赎。

血液被无情地吸走。

雁夜眼前一阵红光闪烁，思绪被痛苦与恐惧打乱，逐渐失去脉络。

即使如此，雁夜在最后还是挤出所有力气再一次嘶声呐喊。

× ×

——雁夜惨叫着醒过来，眼前仍然是一片漆黑。

虽然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周围寒冷的潮湿空气、酸腐的臭味以及成千上万只虫子到处爬动的恶心声音，所有的一切告诉雁夜这是真正的现实世界。

.....

对间桐雁夜来说，刚才的噩梦与现在的现实究竟哪一边才是比较美好的世界呢？

或许噩梦世界反而比较幸福吧，至少他不会意识到这身濒死的臭皮囊。

雁夜受到烈火焚身，从屋顶上坠楼。光凭他的记忆实在不明白是什么奇迹救了自己，让自己像这样再次活着回到间桐家的地下虫仓。

虽然手脚几乎没了知觉，但是雁夜知道自己被手铐铐着，吊在墙壁上。因为无法用双脚站立，双肩承受了全身悬空的重量，痛得几乎脱臼。不过和虫子爬满全身的搔痒感比起来，这种疼痛算不了什么。

虫群用口颚把烧焦的皮肤咬除，露出底下粉红色的新皮。不晓得为什么，他身上的烧伤似乎正在痊愈中。

可能是刻印虫想要让雁夜这个温床尽量活久一点而产生的作用吧。但没什么用，就算勉强动用魔力让皮肤再生，雁夜体内的生命力也所剩无几了。光是轻轻地吸吐空气都能让雁夜清楚感觉

到身体正逐渐磨耗殆尽。

再过不久，自己就要死了——

雁夜心中浮出这绝望念头的同时，想到的是葵与樱的面容。

雁夜发誓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拯救她们……结果却是一事无成。这份失落感与羞愧紧紧揪住雁夜的心，远比肉体所受的痛楚更加剧烈。

回忆起所爱的人们之后，接着他想起远坂时臣自信从容的表情与间桐脏砚的大笑声，把他的内心抹成一片漆黑。

“该死……”

雁夜使出所有的力气从干渴的喉头深处挤出咒骂声。

“该死……该死……该死……”

呜咽的呻吟被后来传出的愉快低笑声盖过。

一个年老又矮小的人拄着拐杖，一边驱开脚边的虫子，一边缓缓朝雁夜走来。那人正是雁夜咒骂的对象，间桐脏砚本人。

“真是的。雁夜，看看你成了什么样子。”

老魔术师把手中拐杖的杖柄伸到雁夜的下颚，用力顶起他的脸庞。雁夜已经连臭骂脏砚的力气都没有，只能用还有视力的右眼怀着憎恨与杀意恶狠狠地死盯着对方。

“别搞错了，我不是在责怪你。受了这么重的伤，亏你还能拖着一条命回来——雁夜，虽然不知道是谁救了你，不过你在这场战争中的运气似乎相当好啊。”

脏砚的心情大好，用喜悦的声音安慰“儿子”——也因此他笑开怀的模样看起来无比邪恶。

“已经有三名从灵被消灭，还剩下四人。老实说，我没想到你竟然能撑到现在。我在这场赌局中说不定抽到了一匹黑马，不

该随随便便放弃啊。”

脏砚说完之后闭上嘴，刻意卖了一段关子之后才继续说道：“或许这时候再增加一点筹码也不错。雁夜，我要把为了这重要时刻而秘藏的王牌交给你。来吧——”

雁夜的喉头受到杖柄一挤，忍不住开口咳嗽。在他张口的那一瞬间，某样东西像老鼠一般灵巧地从脏砚的手杖爬上来，钻进雁夜的口中。

“嘎、呜！”

惊骇与痛苦让雁夜闷声挣扎，想要把侵入体内的虫子吐出来已经来不及了。虫子从喉咙猛钻进食道，终于进入雁夜痉挛的肚腹中。

过了不久——传来一阵猛烈的灼热感，就像腹部里有一把熨铁插入，从雁夜的内侧烧灼他的身躯。

“呜啊啊啊啊啊……嘎啊啊啊！”

滚烫的灼热感痛得雁夜的身子剧烈扭动，强力的挣扎让手铐的锁链铿锵作响。他全身原本已经停顿的血液就像是发了疯似的沸腾，心跳快到心脏几乎破裂。

那是一块浓缩的魔力团块。雁夜体内所有的刻印虫立刻恢复活力，重新开始活动。爬满雁夜全身的拟似魔力回路展开前所未有的强力运作，带给雁夜有如扯断四肢般的强烈剧痛——但这也代表雁夜麻痺的四肢又有了知觉。

看到“王牌”充分发挥了效果，脏砚高声大笑。

“呵呵呵，效果非常好啊。刚才让你吞下去的淫虫就是第一只啜饮樱的纯洁的虫子。在这一年之间日以继夜慢慢吸取的少女精气滋味如何，雁夜？真是精纯的顶级魔力对吧？”